

胡兰成作品



胡
蘭
成



今日何日兮



中国长安出版社

今日何日兮

胡兰成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日何日兮 / 胡兰成著. —北京 :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07-0607-3

I. ①今… II. ①胡…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2450号

今日何日兮

胡兰成 著

出 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 (100006)
网 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ccapress@yahoo.com.cn
发 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 话：(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 刷：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9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7-0607-3
定 价：30.00元

序

这世界还有希望吗？

薛仁明

2012年七月，魏国宁先生搭机飞抵达埃塞，忽感不适，急送当地的韩国医院，救治罔效，遂溘然长逝，得年五十。三个月后，我才知道这噩耗。

我初见魏先生，是2011年四月。在此之前，只听我的学生小北不时提起。闻听了几次，知其行谊，不由得叹道，此奇人也！

魏先生住天津，经商，事业有成；海内海外，尤其非洲与中国，长年往返奔波。虽说是一介商贾，但骨子里，他是个读书人。他的胸襟与气度，直如古代之士人。因满世界跑，也因眼下中国文化之满目疮痍，他时感花果飘零，更多有伤痛：堂堂华夏，而今文化之根本，究竟何在？又因商场无情，尽多尔虞我诈，也使得他难以排遣，常常惶惑着：苍茫大地，人世之间，果真还有大信吗？

魏先生虽说事业成功，却无助于他这根柢的落寞。富则富矣，豪亦豪矣，但内心之彷徨，却始终挥之不去。如此困惑多年，不知

因何缘故，他读了胡兰成先生谈中国文明的著作。这一读，实实惊讶，更深深折服。凭其人生阅历，又因其长时间的生命困惑，他直觉到，胡先生所谈，正是他这些年的最痛处。换言之，这回他读到的，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根本；这回他看到的，是人世间的巍巍大信。

这一读，震彻心扉。惊动之余，魏先生遂开始四处求索、多方留心，也因此，联系上了小北。那时，小北住浙江新昌，在那小县城里，工作之余，埋首翻译着胡先生的日文著作。他们二人，一老一少，足足相差了二十四岁；但头一次通话，却成了忘年之交。通电话的那下午，魏先生搭机前往达埃塞；启程前，特别汇款给小北，请他代为搜罗，务必将胡先生两岸的所有著作，全数买齐。

一个月后，魏先生返国；下了机，便直奔新昌县城。见了小北，两人虽初次会面，却言语不尽；旅店里，夜已深沉，一人一盏龙井，谈着世局，谈着胡先生，更谈着中国文明。隔天，小北带他去胡村，看胡先生故居；眼前有青山依然、绿水依旧，魏先生却神色愀然，和小北说着他念兹在兹的人世大信。两千多年前，鲁国有个老叟，名曰孔丘，一生栖栖遑遑；得了空，却爱与弟子言志，“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而今，燕地有个大汉，名曰魏国宁，毕生劳苦奔波，年已五十，还认真地与后辈小北谈着“人世之大信”。孔丘是千古圣人，魏国宁则是一介商贾；然而，孔子耿耿于“朋友信之”，魏先生念念于“人世之大信”，其真心实

意，一也：其热切深情，亦一也。

热切深情的魏先生曾说，“有关胡先生的事，我总想尽一点我微薄的力量。”此后，他搜购了胡先生著作，但见素心之人，便屡屡相赠；前前后后，其数百计。还有几次，闻知因销路考虑，台湾书商对于胡先生著作之出版，颇费踌躇；于是，魏先生便与小北商议，为了可顺利发行，为了让这些著作流通，他可以独力出资，包销所有的印量！

这么一个素心的善男子，直至前年四月，我终于和他见了面。因第一本简体书《孔子随喜》出版，我有趟大陆之行，先后到了杭州、上海、成都与北京；其中，在上海时，有日本学者内海昭德来会，江浙与西安的朋友亦同来相聚，此外，魏先生远从天津，也专程赶来了。这日中午，春阳艳艳，魏先生引领了一群人，找了餐厅，设宴款待。座中诸人，虽说久已相闻，却多初初识面；只见魏先生频频起立，逐一识面，逐一举杯相敬，不停地谢过这人之后再谢那人；仿佛普天之下，但凡他敬重之人，必要一个个亲自谢过似的。殊不知，同桌之中，其实数他年纪最长。

几天之后，我飞到成都；又数日，转往北京。闻听我到了北京，魏先生又从天津赶来，必要请我吃个晚饭。通常晚饭，我吃得少；这回，便请他菜莫多点，务必从简，以免浪费。但是，魏先生置若罔闻，只见他菜单一页页看，菜又一道道点。饭罢，在北京的

街上，我们一道走着。魏先生生来颀长，一米八高，我侧着头与他说话，不时，还得微微仰着。他为人热情爽直，但是，若稍一敛容，脸上就有种小北所描述的古中原人的严肃。走着走着，夜色渐沉，四月的北京，竟微微有些寒意，原来，我和他都穿得单薄。寒风中，我身旁衣衫单薄的这人，有种志气清坚；临别时，这汉子忽然停下脚步，真切地问道，“薛先生，这世界还有希望吗？”

我看着他，笑了一下，没有答腔。我知道他的疑惑，更清楚他的热切。我只记得，同样这问题，年少时候，我也问了好久好久。这问题，解不开呀！许多年后，我陆续听了各式各样的答案，多有其理、确有其见，但只觉得，始终还隔了一层。直至1996年，读了胡先生《今日何日兮》，我心头总算才有了个明白。《今日何日兮》谈世界的劫毁，从“要劫毁的由它去劫毁”，说到“度得过是节，度不过则是劫”，进而说“劫字应是好语”，最后则一句最好的词儿，“历劫茁新枝”。是的，这是胡先生对人类文明终身求索、平视劫毁之后的曲终奏雅，也是胡先生对这问题最后的答复吧！

“这世界还有希望吗？”热切的魏先生，苦苦追问着。我仔细看着他，牢牢记住了这么一张略显严肃却深稳信实的古中原人的脸。而今，《今日何日兮》即将在大陆出版，如果魏先生知道这消息，他肯定高兴极了；如果我有机会再和魏先生聊聊《今日何日兮》，那又该多好？

自序
遂志赋

写《世界劫毁与中国人》稿毕，心中好疲惫难受，记起前人说的：

我瞻四方，
蹙蹙靡所骋。

仙枫带学生去京都奈良旅行回来后尚未相见，只可去与小山说话，小山说日文译是：

八方ふさがれ。

《论语》有子贡安慰孔子“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耶稣是说神子没有栖身之地。而我不想要这样的，怎么也是一道了呢，不愿呀不愿。于是又想起张衡的《四愁诗》，侧身东望涕沾襟，侧身南望泪沾翰云云，东西南北都去不得。张衡是东汉的天文算学家，他也是这样的有志呢，原来文学是虽讲的真恋爱亦如假托，而《四愁诗》的末句都是：

何为烦忧兮心劳劳？

似解脱似未解脱。因又想到孔子孟子的今者夫子若有不悦然，但他过一回儿又自好了，大概也是像如此。

惟有耶稣最后的那一句话“父啊，你为何离我而去？”叫人好心疼，但不是绝望了，而是一个小孩哭叫着爹爹追去。在地如天，人世是这样的水远山长呵。

而我是中国男孩。当年出中学后在杭州要流落了，母亲从乡下出来到三哥处，我不要母亲为我担心，我只湛然如水，母亲则只如日影，都用不着发问与解释。长大后我也不想有爱人安慰与勉励我。日本的武术合气道名人植芝翁我同他旅行，见他在汽车中亦正

坐，背脊不靠椅垫。爱人如椅垫，我没有凭靠的习惯。

但我这回是真的疲惫了，也不只是因为写书的缘故。我是日常无可欣之物，却不是我在世的缘分尽了，而是这个世界在历史上的缘分要尽了。眼前的一切都在急激的朽坏中消失中。人是靠善而生，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氧气不足，又怎能不疲惫呢？

—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一工厂因不景气而关闭，美国的报上发表其生产性甚堕落败坏，一、员工对于上面指示的技术与改善，冷漠无兴趣，多数是不遵照。二、职业法规通过男女无差别后，大量采用女工，工作效力显然的减退。三、年轻员工吸食迷幻药。四、员工数人开卡车夜入工厂偷盗大量汽车零件。

日本报上说，美国的生产低落不能只诿过于日本制品输入，主要原因宁是在于美国人的丧失了工作意欲云。美国经济最近急激恶化中，失业率突破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以上。过去是失业率达百分之七即起大骚动，因为失业虽有保险金可领，生活未必就会至于困难，但人是还有要工作的意欲的。而现在失业率远高出了百分

之七，倒没有骚动，这是因为美国人今已丧失了工作的意欲，不做事亦尚有保险金可得，懒怠与无气力者正还愿意呢。美国今是其民族在朽坏了。日本的成年人今尚肯拼命在工作，所以胜过美国人与欧洲人，但今日本的儿童一辈则已是无意欲、无气力、无责任心，他们大起来就与美国现在的成年人一样了，日本民族也是确实的在朽坏中，不过是比美国迟约十至十五年而已。如韩国等则又比日本迟五至十年，其民族一般的确实地要朽坏的。

早一晌日本报载东京都葛晞区中学生群殴教员多人重伤轻伤事件，我担心仙枫任教的中学，问是否较为好些，仙枫答没有好些，完全一样。今之中学生多是身材高大过老师，他们吸食迷幻药，妇女暴行，性滥交，结伙到百货公司做小偷，殴打教师，样样都齐。这次仙枫领学生旅行，学生三百人，教师十一人，教师夜间要不时巡查，否则女生会钻进男生的被窝中去。而现在的教师是平时也都忙得不可收拾，仙枫即是早晨七时出家门去学校，至晚七时后才回家，经常睡眠不足，疲劳不堪。这样的教育法只会越教越坏。饶是这样了，而昨天的报上还载有下学期的小学新编教科书中还更增加了讲个人的权利约有十余处，要彻底的把日本民族的下一代物质化动物化呢。真真是哀莫大于无明。仙枫每日疲惫之极，电话里告诉我：“我怕也要像大

平先生的过劳而死，自己觉得已到了限界了。”仙枫以切身的感受，近来才仿佛也懂得了我要再建人世礼乐的志愿了。

我写书是要以中国文明的健康的景色来给今人开眼，而这景色目前已沦失了。今时我最敬重而觉得亲近的日本画家森绿翠，他是晚上作画，我问电灯下画面着的颜色白昼看来不是会不准？他答：“没有问题，我是把颜色记忆在心里的。”他的这是真的颜色。我写书里的景色也是像这样写的记忆里的啊。

二

而我的写作都是超过我自己的能力的。最显然的是我的日文著作，曾令保田与重郎先生惊服。小山说我的日文造语与声调是直从日语日文的原点而来，是与日本人祖先的同一创造。而我写毕之后，顿时连最普通简单的日语日文亦都不会了，像李广夜行射虎，翌朝往视之石也，其箭入石没镞，试再射之，则不能入矣。连写中文的著述我亦是如此，写毕之后顿时连简单的句子亦不会了。武松打虎，再拖死虎也拖不动了，与李广的事，原来都是真的。我是疲惫了就会像天心说的口齿不清。我的思想亦如海水溟蒙，写作时如

船犁开了一条航路，船过后即又归于浑沌无迹，有时重读自己的书，竟也惊叹，倒像是他人所作的，不以为我曾为世立言，所以烦忧时并非可以把来安慰自己。

而这回《世界劫毁与中国人》写后，却是结末处多有不如意，而又没有气力来修改一遍，例如有两件事。一、肯尼迪总统时美国封锁古巴，事后报上泄露，在当时肯尼迪是曾经招集了国会在野党的几位巨头，商量得了不辞因此爆发对俄战争的同意，下令海陆空军进入了对俄临战体制的总动员，这才封锁古巴的。二、后来约翰逊总统为要解救溪山被围濒于全灭的美海军陆战队四千人，招集国会在野党的巨头，商量以将使用核兵器警告苏俄与越共一方，要其解围，如对方不买账则不辞爆发世界大战，但是这次在野党巨头责问约翰逊：海军陆战队是要救，若为此而爆发大战也是无法，但是美国介入越战，事情到得今天的地步，这责任先要究明云。于是约翰逊乃引咎，先发表了总统将即引退的声明，这才得他们的同意，下了大战临战体制的总动员令，一面提出对其最后警告。这回也是俄越一方屈服了。约翰逊总统当时的这一段内幕，也是事后才在新闻上泄露的。我文章中却欠应把这两段事实叙明，使读者可以更有具体的印象。

三

核兵器的世界大战将爆发，是确实的，但是譬如火山将爆发的预测可以是确实的，而其喷火口与喷火日时的预测则只是可能性的，大战爆发的地点与时间是不确率的。

美国今里根上台，对俄反守势为攻势，露骨的表示不辞爆发大战，但是我看他一时无用武之地。若像以前的有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为发火点，里根就可把来扩大为对俄大战了，而现在还不知发火点在哪儿。若伊朗的人质问题尚未解决，里根就会出动军事封锁伊朗，在边境的空中或波斯湾上与苏俄的军舰或军机接触，而爆发世界大战，但又人质问题今已解决。对于俄军的入侵阿富汗，美国不能出兵介入，因为北大西洋防卫机构的会员国如英法西德等不肯赞同。便是俄军更进一步干涉了波兰，大约英法等也是不想出兵的。而苏俄对于波兰也还在自制。伊朗对伊拉克的热战，伯利恒的问题，皆不是为世界大战的发火点。至于俄国的军舰与美国的军舰在问题点的印度洋上或者相接触了而两国交战起来，这大约也是不至于的。

现在世界经济停滞，进入了恐慌的前夕，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之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皆是正值世界进入经济恐慌的前夕，今便亦是有爆发大战之势，惟尚未知发火点在于何处。现在是全世界人心荒废，思虑短绌，而世界的颓势都压在了美国的头上，他要反拨闯祸呢。往昔罗马末期，北方蛮族也只是乱杂杂的约四万人，渡河侵入，偌大的西罗马帝国随以灭亡。有亡之势的，就会有像这样的不能想象的亡法。第一次大战的发火点竟会是因于奥太子的被刺，有大战之势的，就会有像这样的不可前知的发火点。危险的信号尽在里根任内的这四年里。

数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大发现多是结论在前，证明的方法在后，历史上的成与毁是大自然的天才的作品，也是先已有了结论，所谓天将兴之，孰能废之，天将亡之，孰能救之。《诗经》就有一句“天命不回”，至于形势与发火点，其时自会得出来。今时之人作恶太多，忘了祖先，天要收作人头了，我小时听过乡间父老这样说，今才明白。原来最大的恶是人类的自我意志离绝了大自然的意志，所作所为把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来全部违背了，人类忘了祖先创造文明的由来了，所以天要弃之，用世界大战把这样的人类从地上扫灭，这就不是以形势或技术的话所可蒙浑过去的了。

形势是我们必要识得的，但是还有更大的天命。曹操尝与袁

绍相语，袁绍曰：“吾将北据冀州，南凭黄河，示天下以形势。”曹操曰：“吾则得天下豪杰之士与共事，以道驭之，无所不可。”知“道”就是知天了。国际形势乍缓乍急，如病情忽好忽坏，但是要看身体的底子，今美苏关系的紧张与缓和也许还可以再翻复，但历史的大方向是朝着世界大战，过去的经验多是外交的交涉尚在途中，就已战争勃发了。

技术的话，如云核兵器出世，谁都不敢发动这样敌我全灭的战争了。但核兵器战争的恐怖是无限度的，而外交上的让步却有限度，战与不战是被所谓美国的现实的霸权的生命限的保得保不得来决定。而近来英国军事杂志上的报导，核兵器今已随着命中率的精密度的进步而小型化，如大陆间火箭弹一万公里的射程，以前误差是约三至四公里，今则只约三百至五百公尺，可以不必用超大型的核弹头了，免得敌方也用超大的核弹头来报复，等于双方默契的只用小型的核弹头互相击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决定了胜负即得，人类可不致全灭了，而如此就不妨安心开战，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增大了云云。这样，人类可以较多留存下来，我们当然高兴，我们要台湾乃至全中国不介入美俄战争，当然可以存活的更多了。但是天要清理太多的人口，要毁灭现在塞满地球上非文明的唯物量的大堆营造

物，便不是超大型核弹的恐怖或小型核弹的安心感所可阻止或减轻得多少。比方说美俄战争到了一方要败战定了，其实是会疯狂地也不管敌方会报复，而使用超大型核弹，拼个与敌皆亡的。

我们提倡非同盟政策，中国民族要历这一劫而较多留存下来，因为只有中国文明可以来再开创新的天下。这又是天将兴之，孰能废之，结论在前，方式在后，革命的方式可比写文章的章法，写了出来时比原来所想的还更好呢。

四

前几天陪同和世先生及柴山康子与仙枫到福生市图书馆看冈野法世君的陶壁《日出金色》，自然釉（不施釉，而是柴火烧出的自然色彩）烧出的陶版拼成的。横六公尺，纵四公尺。雄大、平和、喜气新洁，是天照大神之所居高天原的光影与颜色，只有日本人才能的。诸人都极赞。随后到冈野家，仍是赞这陶壁，我对冈野说：“这是成功的大作品，你生涯中可以满足了。”冈野却当着和世先生诸人说道：“这陶壁随后我看出部分的坏处有着好多呢，我自己知道，只是对人不说。”他的真如杜甫所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